



富尔曼诺夫著

恰巴耶夫

富尔曼諾夫
恰 巴 耶 夫
(即“夏伯陽”)

葆 煦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Д.М. ФУРМАНОВ

ЧАПАЕВ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插图系 Б.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与 М. ДОМОГАЦКИЙ 作。

封面設計：張守義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903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561 字数 242,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10¹³₁₆ 插页 8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0 册

定价(6) 1.20 元



作者像

(AESB) / 06

作者小傳

德米特里·富尔曼諾夫既是作家，又是战士。他用兵士的鋒利的武器、鼓动家的火热的語言、艺术家的生花之笔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亚·綏拉菲摩維支对他的评价是：“他既能热情地从事于党的工作，又能無畏地在國內戰爭中參予战斗，更能下笔千言。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建設者，既不屈服示弱，又能随机应变。”

德米特里·安特列耶維奇·富尔曼諾夫于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在柯斯特洛木斯克省謝列达鎮（現改为富尔曼諾夫城）一个农民的家里。

一八九七年富尔曼諾夫全家迁到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富尔曼諾夫到市立学校讀書。后来他父亲要他轉入商業学校。富尔曼諾夫厭恶商業，却喜愛普希金、雷列耶夫和涅克拉索夫的詩歌，而且自己也試着写詩，开始作日記。一九一〇年他进了基涅什瑪地方的专科学校。这时他为保障自己独立生活，做了家庭教师。空下的時間，都用来閱讀文艺書籍。他在专科学校里組織了一个文学社，在这里經常热烈地爭論一些社会問題和文学上的問題。

一九一二年富尔曼諾夫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語言学系。他

想要做一个作家的志願更坚定了。除去写詩，他又开始写散文，繼續作日記。他的日記終身未断。他經常研究革命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人的著作。他特別喜愛偉大的無产階級作家高尔基的作品，后来高尔基对他的創作給予了不可磨滅的影响。

富尔曼諾夫沒有在大学毕业，他于一九一四年志願到前綫去做护士。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了沙皇政府的真实政策，使全国人民都認識到这个战争只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这促使富尔曼諾夫很快地在政治上成长起来。

由于預感到革命風暴的来临，他于一九一六年年底回到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他在这里开始了革命活动。在二月革命时期，他成为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苏維埃的委員，而在十月革命时期，他担任了革命司令部主席。

富尔曼諾夫的積極的社会活动受到共产党卓越活动家伏龙芝的重視。当时伏龙芝也正在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作。他和伏龙芝有很深厚的友誼，这对他以后的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富尔曼諾夫于一九一八年加入共产党。經伏龙芝推荐，他于一九一八年年底被选为省党委書記。

一九一九年他和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支队一起到了东方战綫。在遐邇聞名的恰巴耶夫的第二十五师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活。他在战士和指揮員中进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教育他們自覺地保持高度的紀律性、忠于党和人民，使他們了解革命的崇高任务。富尔曼諾夫对那位傳奇人物——师长恰巴耶夫也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謝米列契地区情势危急的时候，富尔曼諾夫被任为革命軍事委员会在土尔克斯坦战綫的全权代表。由于他的英勇果

敢，富有組織能力，善于把所有忠于蘇維埃政權的人都動員起來，所以很快就將威爾尼^①的反革命暴亂撲滅了。

一九二〇年富爾曼諾夫任紅軍陸戰隊政治委員，勝利地完成了殲滅向庫班突進的弗蘭格爾匪軍的任務，因而榮獲了紅旗勳章。

國內戰爭結束後，富爾曼諾夫於一九二一年到了莫斯科，專心致力於文學創作。

富爾曼諾夫具有豐富的革命工作經驗，深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國內戰爭的風暴中受到了鍛煉，因而在較短時期內，就創造了一些思想性很高而藝術感染力很強的作品。

一九二一年他寫完了“紅軍陸戰隊”中篇小說；一九二三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恰巴耶夫”^②和中篇小說“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完成了小說“暴亂”。此外，他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不少的雜記，都是描寫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革命鬥爭以及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事迹的。也有一部分是歌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蘇聯人民的和平勞動的。

富爾曼諾夫除了從事緊張的創作生活以外，還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他經常發表演說和論文，捍衛黨的文艺政策。他是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書記，為祖國培養新的文艺幹部。

富爾曼諾夫不幸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逝世，否則他會創造更多的优秀作品。

在富爾曼諾夫的作品中，占特殊地位的是長篇小說“恰巴耶夫”。在這部偉大的作品中，描繪了一幅國內戰爭的圖畫，塑造了無畏的英雄恰巴耶夫的崇高形象，也表現了共產黨在人民爭

① 現名阿拉木圖。——譯者注。

② 舊譯作“夏伯陽”。——譯者注。

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和組織力量。

“恰巴耶夫”在苏联起着教育一代一代的共产主义建設者的偉大作用。

“恰巴耶夫”已經譯成許多国文字。苏联影片“恰巴耶夫”更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的主题思想。

1 工人支队

車站上拥挤不堪。人是黑压压的一片。月台上的一队紅軍，几乎被一群精神抖擞、吵叫不休的人挤开了。伏龙芝召集起来的一支工人队伍，今天半夜里就要去和高尔察克作战了。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各工厂的工人都聚集到这里，送別他們的伙伴、兄弟、父亲、兒子……这些新“兵”，由于他們笨手笨脚和天真烂漫，总使人觉得有些可笑；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穿上軍大衣；軍大衣穿起来不合身，周圍都是松蓬蓬的、鼓鼓的，好像發酵的面团。但是顧不了这些，这并不妨碍小伙子們成为雄赳赳的人物啊！瞧，这一个用皮带把腰扎得細細的，簡直要喘不过气了，看他那副样子很朴实，可是走起路来却很有力，靴后跟踏在地上吱吱地响；再看那一个，神气十足，滿不在乎，摆出老行伍的样子，刀歪歪斜斜地挂在腰带上，一只手按在刀柄上；他像煞有介事地和他旁边的人爭論着；另外一个左腋下挂着一支手槍，右腋下挂着两枚瓶形手榴彈，子彈带像一条蛇似的在腰上纏着；他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由这一端走到那一端，想要摆出这副吓人的姿态来在亲友面前炫耀一番。

那黑压压的一大群工人，怀着驕傲、热爱的心情，兴高采烈地凝視着他們，談論着他們。

“他們会学到一套本領的，兄弟，他們会学好一套工夫的……他們只要一到前綫，就要狠狠地干一場哩……”

“当然姜，到前綫并不是去坐搖車玩啊……”

大家蠕動起来，笑嘻嘻地伸了脖子向前挤。

“你認不出他是杰連吉了吧，他在熔鉄間里的时候，滿身是油污，脏得像个灯芯子，現在再一看……簡直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

“看他走起来两手叉着腰，真神气，那还用講……再看看他那把軍刀吧，活像將軍的軍刀，瞧，走起来多么带勁。”

“杰連吉，”一个人很逗笑地喊了他一声。“把軍刀塞到衣袋里去吧，当心被哥薩克搶去……”

站在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母亲会拿它去切白菜……”

“杰連吉，当心別跌一交把軍刀碰断了……”

“小心別把小手指削掉了……那时將軍就完蛋啦！”

“啊哈，啊哈……喝、喝、喝。哈、哈、哈、哈、哈……”

杰連吉·包齐金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滿臉雀斑，棕色的头髮。他听到这些玩笑話，和顏悅色地回头溜了一眼；臉上微微露出有些难为情的样子，急忙扶住他那把歪到一边的軍刀……

“你們小心我点，”

他想不出用什么話来回答，也不曉得怎样来应付这些冷諷热嘲，不知所措地向那一群人逃出了这样一句威吓的話。

“小心你什么，杰連吉，什么？……”那些打趣他的人依然大声笑着說。“来，給你点葵花子兒嗑嗑吧，不中用的小兵。你这件軍大衣大概是小牛穿过的吧……啊哈……喝、喝……”

杰連吉微笑着向車廂那边走去，消失在一群灰色的、乱哄哄

的紅軍战士中間了。

大家只要一看到軍衣穿得不合身的人，就拿他取笑一陣，冷諷熱嘲一齊來，又刻薄，又尖酸……之後，又談起重要的、正經的事情來。心情變得很快，話鋒也轉得很快，大家都神經質地、興奮地、敏感地露出驚慌不安的樣子。這群人里面有的在指手畫腳地議論着：

“假使需要的話，我們連魔鬼也能夠由地獄里拖出來……大家不是抱怨過嗎，說什麼沒有鞋穿，沒有大衣穿，沒有彈藥用……可是現在呢，看吧，真不得了……”說話的人用手向車廂那面一指，表示他所講的是紅軍。“你數一數看，裝備了整整有一千人……”

“你說多少？”

“是的，至少有一千，而且還在繼續召集呢，那些人的裝備也都很齊全。兄弟，只要肯干，就有辦法，現在沒有工夫光說閑話，現在的時候很緊急呀……”

“這個時期很艱難啊，”有一個人發出低沉而嘶啞的聲音。

“當然艱難啊：高爾察克這家伙到處亂竄。簡直不得了，連烏拉爾地方也攪得雞犬不寧了……”

“唉，唉，”一位老年人吁了口氣。老年人瘦小枯干，穿了件短皮外衣，凍得厲害，滿臉皺紋，活像一片蘑菇。

“是的……現在咱們的工作，似乎也就要搞起來了，可是一切都不大帶勁，”一個人口氣很枯燥，感慨地抱怨着說。

有人很鄭重而嚴肅地回答他：

“這誰能知道呢，工作自己不會走啊，必須要由人去搞。一下子就集合起上千個青年，這不簡單啊！……兄弟，這是個工作哩，而且是個了不起的、真正偉大的工作哩！……你沒看報紙

上說過嗎，軍隊里工人少，可是需要工人……工人比任何人都懂
事……眼前就是个例子，拿巴甫路士卡·洛巴尔來說吧，真不愧
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有头脑，作什么事都有把握！”

“一个人一个說法，我曉得……”

“不只是男人，你再来看看那个瑪尔芙莎·柯然娜亚吧，也
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普通一个男人是比不过她的。”

女紡織工瑪尔芙莎从旁边走过，听到有人講她，很快轉过
身，走到講話的人跟前。她的肩膀很寬，面龐很大，一双碧藍色
的大眼睛睜得圓圓的，臉上微微有几顆麻子，她虽然已經三十五
岁了，但是看上去还很年輕。她穿着一身嶄新的士兵服：軍褲、
皮靴、軍衣，頭髮剪得很短，軍帽扣在后腦勺上。

“你喊我来作什么？”她走近前來說。

“沒有喊你啊，瑪尔芙莎，是你自己来的呀。我是說柯然娜
亚不像个女人，，倒像一匹光背的母馬……”

“你是不是說，我就是母馬？”

“不是你还有誰？”他驀然改变了开玩笑的口吻，很正經地
說。“我是說，你真正成了一位战士……我并没有講別的話呀！”

“成了战士也好，不成战士也好：應該这样……”

“應該这样，这誰都曉得……”他沉默了一分鐘，接着又說。
“喂，可是家里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自己那一切事情怎么办？”

“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瑪尔芙莎把兩臂一張說。“孩
子都放到孤兒院去了，否則往哪里放呢？”

“真是無处可放……”对方也表示同情地說。

他跟着很吃力地吁了一口气，用同情的、沉重的声音說：

“呸，我們會來照顧的，我們會來照顧的，瑪爾芙莎，你不必難過，我們自會照顧的……你放心去吧，我們在這裡要是不為你做些事情，那還有什麼事好做呢？……也許，有一天，我們也要去的……對嗎？”

“這話很對……”瑪爾芙莎點頭說，“而且這是靠得住的，你們一定也要去的……難道一支隊伍就夠了嗎？……你們肯定是要去的。”

“那些弟兄們怎麼樣，他們的情緒怎麼樣？”對方把頭向車廂一擺說。

“他們毫無牽挂，”瑪爾芙莎回答說，“就指望火車趕快開走，他們說，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光是聽說開走，開走，可是干嗎老停在這裡不動？……喂，安得列夫^①！”瑪爾芙莎向一個走過去的人喊了一聲。“開車的事，那裡有什麼消息嗎？”

安得列夫是彼得堡的鉗工，來到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沒有好久，他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有一雙沉郁的深藍色的眼睛，一副蒼白色的面孔，身體長得很勻稱而且很輕健，頭上戴着尖頂的軍帽，穿着一件破舊的褐色軍大衣。踏着有力的步子走近來，好像向首長報告一樣，把身子站正，靴底咣的一響，行了個舉手禮，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用一副非常嚴肅的眼光直盯着瑪爾芙莎，報告道：

“報告官長大人，火車再過四十分鐘就開！”

瑪爾芙莎扯了他的袖子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要告別呢？伙伴們都在等着呢，臨別要講幾句話吧，你看怎麼樣……克雷契柯夫在什麼地方？他跑到哪兒去

^① 這是第二十二師的政治委員，在內戰時犧牲了。——作者注。

了？”

安得列夫又举起手来敬了个礼，仍旧口气很沉着、字句很分明地说：

“报告官长大人，他正在用茶涮肚子呢。”

瑪尔芙莎拍了一下他的胳膊说：

“不要胡闹吧，小鬼，莫非你糊涂了吗？你把我当将军一样看待了……”

一瞬間他的神情就改变了，用他那本来的清脆嗓音对瑪尔芙莎说：

“亲爱的瑪尔芙莎……”

“干什么？”

“亲爱的瑪尔芙莎，你自己要不要……嗯！”

安得列夫噘着嘴唇、瞪着眼睛做了个鬼脸。

“你这是什么意思？”瑪尔芙莎瞥了他一眼说。

“你自己要不要去讲几句话呢？”

但是瑪尔芙莎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踮起脚来，从人们的头上望过去。

“他们大概都来了……”

站在旁边的人也挺起身子，伸着脖子朝瑪尔芙莎望着的那一面看了看。走过来三个人，许多人把他们团团围住。看得最清楚的是洛巴尔，头发又黑又长，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身材颀瘦，走起来向两旁摇晃着，好像踏在自己的脚上走着一样，动作不大利落，衣服也穿得不合身。他旁边是叶莲娜·庫尼荅娜，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是个女纺织工，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讲起话来干脆、动听，思想也很明确，音调既美妙又坚强，纺织工人开会的时候，常常听到她的讲话。这时她还没有戴上尖顶的军帽，头

上只包了一塊頭巾，身上穿的也不是軍大衣，而是一件薄薄的黑色外衣，當時正是正月的嚴寒天氣，够多么冷呀！在蒼白而嚴肅的面容上，現出了內心很安詳的愉快神情。

叶蓮娜的身旁是費多爾·克雷契柯夫^①。他不是紡織工人，而且根本也不是什麼工人：他不久以前才從莫斯科回到這裡，因為交通阻塞，就住下來，在各處教些課，生活得像隻小鳥，到處去找吃食。以前在大學里讀過書。參加革命以後，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好的組織者，他在會場上的發言總是很激奮、動人、熱烈，儘管不一定每次都講得同樣有道理。工人們和克雷契柯夫很熟，都喜欢他，把他當作自己人看待。

站在月台後面的一群人，一看到庫尼荅娜、克雷契柯夫和洛巴爾走過來，就都蠕動起來，高聲地私語着：

“現在他們大概就要講話了。”

“很快就要動身了……”

“我看，該和他們告別了；該回去睡覺了吧。”

“我們馬上和他們吻別一番就得了。”

“听，响鈴了。”

“是第一遍鈴吧？”

“第一遍。”

“十二點鐘就動身……”

“看，他們就要這樣在半夜里走呀！”

這群人穿的都是油污的短外衣，破爛的皮衣領子已經掉了毛，成了光板，袖子很短，胳膊肘都磨破了；黑色短大衣有的是厚呢子做的，有的是平呢做的，也有用皮子做的。這都是一些典型

^① 即本書作者德米特里·富爾曼諾夫。——譯者注。

的人物。

車站很窄小，容不下許多人。机伶一些的人，就跨在柵欄上，攀坐在窗台上，有不少人爬上車站兩旁的小房子，向下探著頭，瞪著眼睛望著下面的人群，有的人把身子蜷起來，攀在橫梁上。另外有的扶著車廂的檐板，站在進出口的過道上，還有一些人坐在車頂上！站在梯子上或踏腳板上……大家都在擠來擠去。人人都想往前擠，靠近那只箱子一些，因為講話的人是要站在這只箱子上的。大家擠得亂叫，呻吟，又是抱怨，又是謾罵。不一會，克雷契柯夫果然站到箱子上面去了。他穿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這是他從上一次戰爭就穿下來的。不帶手套，兩隻手凍著，因此他不時把手放到衣袋里，一會兒又伸到懷里，再不然就把凍得通紅的干枯的拳頭放到嘴邊呵呵氣。費多爾的面容這時比平常更顯得蒼白了，最近這兩夜他沒有睡好，幾天來忙得不可開交，工作繁多，所以弄得疲憊不堪。他的嗓音一向都清脆、响亮，這時却帶點沙音，听起来不很清晰，好像由崖洞里發出來的嗡嗡聲。

克雷契柯夫首先發言。他代表支隊向紡織工人告別。這時天氣很冷，人們都凍僵了。不能再多耽擱了，講的話必須簡短！

費多爾向四下掃了一眼，面前黑壓壓的一大群人，一眼望不到邊。靠邊上的人已經站到車站外面去了，幾只瓦斯燈在那里照耀著。他覺得在他面前的這几千個人的後面，另外還站著几千個人，他們都緊緊地靠在一起，消失在漆黑的空間里，而在这另外几千個人的後面，又有几千個人，就這樣無窮盡地接下去。在这最後一分鐘內，他突然感到非常辛酸，覺得這黑壓壓的一群人够多么可愛，多么可貴，同他們分離又是多么痛心啊。

“我還能再看到他們嗎？……我還能再回來嗎？……我們大家會有一天還能回到家鄉來嗎？……將來我是不是也能來到

这兒，能不能还像这几年一样，常常向他們講話呢？”

克雷契柯夫充滿悲傷的离情，他沒有能够好好地考虑自己这段簡短的演說，也不曉得該講些什么，就特別高声地喊出来——他从来也沒有这样喊过：

“工人同志們！我們在一起只有几分鐘了，只要最后一遍鈴一响，我們就出發了。我代表紅軍支队的兵士們向你們講一声：再見！你們要記着我們，記着自己的弟兄們，你們要記着我們到哪里去了，我們做什么去了。你們要准备好，只要一声号召，就随着我們到前綫去。不要和我們断了联系，要和我們通消息，尽你們的力量，用你們少数的錢給我們帶些东西来，你們要帮助战士們。同志們，前綫上的粮食不多，很艰苦，比这里艰苦。你們不要忘掉这个！还有一桩事你們要記在心里，就是我們有許多人抛下了無人照管的、生活沒保障的家庭和兒女，他們不免要挨餓，你們要照顧他們。我們在战壕里，在行軍中，在战斗中已經很苦了……如果我們再听到我們的家庭由于無依無靠、無人照顧而死掉的时候，我們就百倍地痛苦了……临別前还有一句話要向你們講，就是你們要好好工作！要更加同心協力地工作！你們都是紡織工人，應該明白，你們在伊万諾沃織的布越多，我們在烏拉爾、奧連堡那些遍地是雪的草原上就越温暖，凡是你們这里的产品所能运到的地方就越温暖。好好地工作吧，并且要牢牢記住，要贏得胜利，不能单指望我們的刺刀，同时还要靠你們的劳动。我們将来还能再見面嗎？我們相信我們是一定能見面的。但是即便不能再見面，也沒有什么可难过的，革命是不計較个别牺牲的。再見吧，亲爱的同志們，我代表紅軍支队的兵士們向你們告別……”

于是像鋪滿白雪的草原上刮起的暴風雪在怒号一般，一群